

前漢書

冊七







前漢書卷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

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

師古曰高祖時士噲以舍人在外故求而迎之

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士噲以舍人在外故求而迎之

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沛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復東定沛破泗

守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卮戰碭

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

夫

文穎曰卮官大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

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卮公大從攻

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侯以上

聞晉灼曰名也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

留圍縣○劉歆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師古曰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

四級捕虜十六人獲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

出亳南鄭氏曰亳成陽封邑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卻敵先登斬

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

首六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攻

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

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贊曰秦制列侯

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師古曰從攻長社轅轅絕河

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



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酈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以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

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

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

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

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

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

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

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

音丈反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

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

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

沛古曰沛  
未爲王故

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遺書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

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

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

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

項羽羽亦因遂已

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

噲奔入營

宋祁曰

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

也殆危也譙音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

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

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

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

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釐

城先登

師古曰釐讀與郃同縣名卽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擊章平軍好



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

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白卻敵

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

在長安西灌廢邱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

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

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

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

曰杜縣之鄉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

也今日樊川從攻項籍屠煑棗清河有煑棗則其地當

表有大河之南非清河之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陰郡宛胸有煑棗城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

滎陽之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圍項籍陳大破之師



曰於陳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卽皇帝位以噲有功益

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

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

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

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遷爲左丞相破

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母破豨

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

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

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

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

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

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

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

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

弟呂頰爲婦生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諸將最親

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

惡見人臥禁中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迺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

大臣隨之上獨

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師古曰憊也音蒲

也音蒲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

與一宦者絕乎

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平

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

黨於呂氏

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

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

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

師古曰即就也

陳平畏呂后

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

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

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

呂頹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顓權

師古曰顓與專同

大臣

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頹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

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

病不能為人

師古曰言無人道也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

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

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酈音古曰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

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

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酈音古曰

水之上關也西定漢中酈音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

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爲漢王絳灌諸將皆賜

信成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

於烏氏酈音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泥陽酈音古曰泥陽北地郡破章邯別將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

相國印酈音古曰漢以梁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

攻胡陵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卻敵

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

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

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

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

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

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

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

李奇曰前鋒壘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

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壘壘之前垣

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

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

小將軍二人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二千石以下至六百

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文穎

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

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宅子堅

爲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

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爲

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逢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



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

告故不傷嬰

蘇林曰自告情

嬰

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

以此坐繫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

掠笞也

樊噲召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梅閉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

義相屬非

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古師

日謂祖父開城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

僕常奉車

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

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胡陵降賜爵五大夫

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

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文下亦同賜爵執帛從

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

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

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又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

以至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後師古曰芷陽至霸

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師古曰罷常躑兩兒棄之服虔曰躑音撥晉灼曰

是音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嬰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

立也蘇林曰南方大謂抱小兒墮各置一面擁持之樹

向蹠之也師古曰面備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

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

義尤疎越雍讀曰擁○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漢王

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

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

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師古曰茲氏縣名地

理志屬太原

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

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

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

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

卒

以得脫

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

從擊

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

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

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

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

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曰近我以尊

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

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

傳至曾孫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

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

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音古曰繒者高祖爲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

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

疾也音古



曰疾急遠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

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

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

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

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

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右字疑

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陽擊破柘公王武軍燕

西師古曰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所將卒

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無也師古曰解在

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

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



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爲列侯食杜平鄉矣疑

出駢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

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

音下化反

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

古師

日二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

龍且留公於假密

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

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文也

齊地已定韓信自

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

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從下相以東南盡降我  
邑乃至廣陵皆平定

項羽使項聲薛公酈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酈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春擊破楚騎平陽

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降留薛沛鄭蕭相

師古曰沛六縣也鄭音才何反

攻苦

醮

師古曰醮二縣也

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

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

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

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雒長之長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位賜益嬰邑

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



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

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

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

騎擊破胡騎於磬石師古曰磬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

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

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

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

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

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

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

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

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

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  
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  
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  
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  
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師古曰風讀曰調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  
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  
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  
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  
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  
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



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師古曰共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

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屬淮陰張晏曰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

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益食邑因定齊

地剖符世世不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

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國四

月宋祁曰景德本字誤也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

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旣爲

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嘗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爲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  
誅國除

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

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

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

號爲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

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

也車騎長一人

張晏曰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

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蓄南破之

師古曰蓄縣名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

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

前漢書卷四十一



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

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曰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

晉灼曰將兵郡守一人也

古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饜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鄴鄴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

因定

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  
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

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

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

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緹沛人也師古曰緹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

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

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緹爲信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緹

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

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

前漢書卷四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縹爲郟城侯

服虔曰音營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崔反

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孝文五

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

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縹子應

爲鄆侯

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

薨諡曰康侯子

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

雖

以其母犁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

言士不繫於世類

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張晏曰茲基鉏也言信雖有田具值時乃獲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刀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

師古曰蓋以故豕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

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前漢書卷四十一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樊噲傳從攻陽城○臣召南按陽城史記作城陽以  
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  
省謂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顧炎  
武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  
半曰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  
古曰酒中飲酒中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臣召南按四人噲與靳疆  
夏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擊秦車騎壞東注師古曰地名也○臣召南按曹  
參傳曰取壞鄉擊三秦軍壞東然則壞是鄉名壞  
東壞鄉之東也

鄜商傳高陽人也○臣召南按商卽食其弟食其傳  
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  
文似脫陳留二字

別定北地郡○臣召南按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



郡也此文似脫上字又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  
類軍柁邑蘇颺軍于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  
而柁邑泥陽守將姓名具存此傳實言但云破  
章邯別將于烏氏柁邑泥陽耳

攻其前垣○前垣史記作前拒裴駟曰拒音矩

寄欲娶平原君爲夫人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  
兒也○臣召南按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尚未尊  
稱平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

夏侯嬰傳常蹶兩兒棄之○蹶史記作厥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于下邑間也○按下邑縣名屬  
梁國

灌嬰傳重泉人李必駱甲○按李必後封威侯功臣  
表作季必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臣召南按入字係一人兩字

傳寫誤并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

也攻博陽上不須入字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

陽爲句非是

破吳郡長吳下○臣召南按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爲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則尤明矣

靳歙傳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擊趙將賁赫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赫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

周緤傳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鄆侯注蘇林曰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應作陳國○臣照按陳國無鄆縣据志應作沛郡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

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

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

斬解衣伏質師古曰實鏃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

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

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爲計相

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

爲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

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劉歆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宋祁曰浙

本一月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

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

師古曰苛音何

秦時皆爲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沛公以昌爲職志

應劭曰掌

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機同音式異反

苛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管也

從入

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

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

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爲虜矣師古曰若欲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

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

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

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

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

昌還走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

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

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

其說昌爲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

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敞曰期讀如荀子曰

欲恭色之恭楚人謂樞爲恭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

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折本然心知期期不可

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二吃

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爲期耳若云臣期知上欣然而

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

笑卽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

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是歲

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

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

豫音房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宋祁曰問疑作問陛下所

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

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所出

師古曰不出

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疆相及呂

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

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仇

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

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

公疆

爲我相趙

師古曰疆亦同

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陞

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

左遷

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

然吾私憂趙念非

公無可者公不得已疆行

師古曰已止也

於是徙御史大夫

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

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

師古曰堯

人不能勝也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



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

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

昌曰高帝屬臣趙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

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

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被

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

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

堯旣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

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

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

乃抵

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  
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  
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  
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

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新古曰窋

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

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

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

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

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師古曰革

也改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

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

前漢書卷四十一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所或曰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

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音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

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

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隱反之辭師古曰

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宋

師古曰卒終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

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師古曰邃深蒼德安國

侯王陵師古曰以教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

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

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

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

之晉灼曰更元年蒼由此自詘○宋祁曰謝病稱老

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

官之大爲姦利上以爲讓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蒼遂病免孝景五

年薨諡曰文侯傳國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

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

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師古曰言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

擊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擊音布麥反從高帝

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爲都尉

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

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



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

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

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之在人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是時

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

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

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

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

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但也吾今使人召若

自如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自如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自如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

史曰今便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

之○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其字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

幾殺臣師古曰幾音臣依反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卽位

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

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長孺之孺

師古曰堧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

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

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

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爲之錯



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

先斬而後奏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節侯傳子

至孫臧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

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

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

躡音初角反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

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

哉何爲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

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前漢書卷四十二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張蒼傳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注若今侍立御史矣○臣召南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曰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

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劉敞曰楚人謂極爲綦○胡三省曰孔穎達疏釋詁斃汔也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汔同

任敖傳平陽侯密至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專免○

臣召南按史記作密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

高后紀核之密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

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也密卽以其語馳告丞

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

亂密復馳語太尉則密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

呂者也但代邸上議羣臣列名卽云御史大夫臣



蒼則孝文未立之時密已罷官矣其後賞功又不  
及密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卽不與太  
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  
申屠嘉傳因故邑封爲故安侯○臣召南按故安縣  
屬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之嘉  
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  
相封侯遂起於此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三

夫天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酈古曰食音基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

其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

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變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齏好荷

禮應劭曰握齏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齏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

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

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

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易人



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

沛公

沛古曰沛若汝也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師古

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

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

子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

食

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

侯破秦乎

宋祁云浙本破作攻

沛公罵曰豎儒

師古曰言其幾劣如僅豎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

是沛公輟洗起衣

起沛古曰輟止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

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合謂如破

瓦之相合雖曰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

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

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

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

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

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

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

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

救之

師古曰救趙反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



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維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  
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  
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  
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卽所謂  
戊

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

奪便

奪便利也  
鄒音丘略反

臣竊以爲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

夫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曰  
盧對反  
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

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

粟

師古曰  
敖倉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

師古曰  
太行山名在河內

野王之北  
上黨之

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  
飛狐在代郡

西無飛狐之名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

勢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

於歷城是田閒傳云齊使華毋傷田閒按田閒傳乃

距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

人多變詐人疑作民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

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

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保也

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

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

前漢書卷四十三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神曰或無負字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

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

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併古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

於人之罪無所忘

餽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

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餽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

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

印不能以封人餽古曰韓信傳作

攻城得賂積財而

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

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餽古曰援

下井陘誅成安君

破北魏

餽古曰謂魏豹也梁地

舉三十二城此黃帝

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

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

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

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

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酒縱意而飲酒韓信聞

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

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享食其引

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

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

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

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師古曰辯時人皆

謂其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前漢書卷四十二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王之

師古曰音徒河反

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

佗魁結箕踞見賈

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推頭警也師古曰結讀曰警推警者一撮之

警其形如推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其兩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

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

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

敵國

師古曰區小貌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

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

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

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

面稱臣

師古曰郊出郊而迎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

也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一偏將將

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

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

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

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

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

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譬如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向道促而迺大

前漢書卷四十二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

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

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

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

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

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

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秦音扶差音楚宜反○宋祁云浙本注文宜作崖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是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爲姓張晏曰莊襄

王爲質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

是趙鄉使秦以并天下

疑作已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讀曰謝安

焉也高帝不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作書明言之也及古

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書今見存孝惠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口謂辯士賈

自度不能爭之音徒各反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

家焉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

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宋祁

曰敘疑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

過宅客率不過再過經過侘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

前漢書卷四十二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中每子不過再通至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

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效也師古曰鮮謂新殺

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牲牢與

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效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

反○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類見則不美

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

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

固守無以固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

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策賈往不請直入

坐師古曰言不因門入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

賈不覺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也孟康曰揣度

委音初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

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師古曰謂絳侯與我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

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共

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

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去之令比

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

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希臣也臣瓚曰希用梁漢既誅布聞建

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

太后審食其欲知建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貧服具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

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和當同恤災危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

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

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希久之人或

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

曰不可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

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

幸臣閔籍孺師古曰後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幸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

籍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劉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師古曰言不加耳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

皆類反他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

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

袒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袒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

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

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

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

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薄曰時

呂呂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卒不

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

前漢書卷四十三列傳八中華書局聚



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

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人音

同聲也○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耳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

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

曰衣著也帛謂縵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不敢易衣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

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

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絜善十餘世師古曰絜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

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攔持也箠音止桀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

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

宋祁曰芮字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宋祁曰津字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

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有陽字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

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

周君西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陞

前漢書卷四十二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下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

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音瘡而欲比隆成康之

時臣竊以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素

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

人鬪不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益與扼同

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

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

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

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

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

中號曰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

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

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

師古曰匿藏也

徒見其老

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

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師古曰見

示也今臣往徒見羸耑老弱

師古曰耑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耑讀曰瘠瘠瘦

也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

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

兵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

軍

師古曰沮謂止也音材汝反

械繫敬廣武

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

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



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

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

御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

革

御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

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

何

御古曰顧思念也

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御古

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

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

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御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

善反遺音弋季反

使辯士風諭以禮節

御古曰諷讀曰諷

冒頓在固

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

哉

○宋祁曰開字越本無外字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

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

近無益也

音其斬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

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

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柰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

去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

秦

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

少民地肥饒

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

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

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

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灤陽諸田華陰好時諸

叔孫通薛人也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

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

許其言陳勝爲反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

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

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

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

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

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師古曰一襲

具也今人呼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

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

音鍾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

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

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劓言諸故羣盜壯

士進之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

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劓言大猾何也師古曰蒙

曰狡猾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

之入十一中華書局聚



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

新古曰搃拔取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

定陶通就其儀號

新古曰成就也

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

新古曰呼音火故反

按劍擊柱

宋祁曰按當

拔作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

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

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

者謂不相復也

新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新古曰度音徒各反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新古曰通爲使者而

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

定禮樂

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

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

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

師古曰西入關

及上左右爲學者

師古曰左

右謂近臣也爲學謂近臣有學術

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絲叢野外

竹及茅索管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文也春秋傳曰置茅薤師古曰薤

與蕪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

會十月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

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

儀

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

故行朝歲之禮史家造書十月

如此

先平明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

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與反傳



曰趨

師古曰傳學教入者皆趨令趨謂疾行爲敬也

殿下郎中俠陸陸數百

人

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

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皆

曰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

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饌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劉歆曰賓

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

警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歆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

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謹

又語重復不在下文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

禮法不敢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

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

爲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

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

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

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

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

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

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

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

食啖

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享而食無味之

食也淡音大敬反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師古曰建讀曰

嫡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

耳

師古曰特但也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



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

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

曰又重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

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

時中闌數蹕煩民孟康曰妨作復道方築武庫南淳如

小謁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通奏事因請間師古曰請

不欲對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

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

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

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

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

之遊衣冠失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

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

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

○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

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卽此

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

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

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

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

儀

師古曰枹者鼓推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

從木也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



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

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

不終其節亦以喪身

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以

諸呂僭差託病歸家

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

漢朝也從音弋容反

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 前漢書卷四十三

春嘗蒙太后聖將燕何知  
 士以臨育自立取事高帝常出  
 時宜也吐詞安文預民出物之  
 故文之願望不無風障  
 變文辭曰入主無變舉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酈食其傳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臣召南按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爲監門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嘗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

守白馬之津○臣召南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卽黎陽也

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云云○司馬光曰史漢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新序是

涉西河之外○胡三省曰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

破北魏注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索隱曰謂魏王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

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臣召南按武陽史記作武遂而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



邊嗣亦與表異據表齊子勅勅子平疑邊字說  
婁敬傳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臣召南  
按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婁敬嘗漢初卽  
有質成受命之說謂文王及身稱王改元彼毛公  
解詩伏生解書司馬遷撰史記因譌襲謬不足怪  
也

今陛下起豐沛○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按宋  
說無理

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臣召南按三十  
餘萬衆史記作二十餘萬又下文控弦四十萬騎  
史記作三十萬

叔孫通傳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史記作三十三人  
西

百官執戟傳警○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曰職一作  
戟

拜通爲奉常○臣召南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  
也下文徒通爲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

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四

漢

蘭王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

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

爲築外宮舍之

師古曰舍

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

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師古

往日謂

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

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

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悔不理其母

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前漢

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中華書局聚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

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

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

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蹇數不奉法蹇譏不

也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

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

江音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

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

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

非五刑也事見史記當坐趙時事宋祁云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

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

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

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

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

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

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

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

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

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

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沲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

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

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

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

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飭

前漢書卷四十四列傳



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聽古委

字歌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

師古曰毋失不

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

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

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

從午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痍音夷

以為子

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

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

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

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

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淮南王曰

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謂斬也貴布衣一劍

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

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

音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

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秦始皇殺兩

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

咸陽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

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濟北舉兵

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

前漢書卷四十四列傳二中華書局聚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

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

也如淳曰太上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

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

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

屬官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

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

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墮

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

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

服虔曰常畏死也

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

師古曰軌法也

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

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

王得書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險阻師古曰輦車人挽行以載兵器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

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

○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爲典客七年爲御史大夫

與宗正廷尉雜

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

天子

師古曰擬比也

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

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



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

千石所不當得如淳曰賜士俸來者如賜其國二千

祿也師古曰贊說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

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

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

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

夫也為大士伍開章等七十人爵士伍也開章名與

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

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

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

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謾吏曰不知安

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謾云不知又陽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及長身

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

棄市

○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

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擅罪人無告劾繫

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

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

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

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

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

不以聞

文頴曰忌間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

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

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



之舍遣其子子母從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

縣爲築蓋家

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

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盃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食音飢

酒二斗令故美

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亦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

人則無子者

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備

令縣次傳爰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

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遣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

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

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孟康曰蓋車有封也至雍

師古曰雍縣扶

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盜曰吾不從

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

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

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

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

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

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

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尙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

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

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

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宋祁曰越本無諡字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

前漢書卷四十四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

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

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

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

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

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豈達也師古曰音說非此豈達之子耳名

健達已先薨○宋祁曰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

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王堅守無

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

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

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音許  
吏反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

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白銀也

亦二十餘

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

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爲

從父叔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

也賜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師古曰草謂初安爲文之藁草初安

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

師古曰傳

謂解說之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

若毛詩傳

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

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

師古曰田蚡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

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

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尙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



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

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

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

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

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

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

西方人以反間為訶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

義與訶同然音古曰訶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

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

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

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

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

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

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

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

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

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

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

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廷章下廷

尉及河南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進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

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卽訊太子師古曰訊就也訊問也

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

逮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前漢書卷四十四列傳八一中華書局聚



尉治從迹連王

師古曰從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

卽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

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

師古曰卽王亦就也

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

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闕音壅格音閣謂被

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

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

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

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

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

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

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爲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

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

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

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爲兄秩數不害子

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

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居以封之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

援爲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



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

書天子曰壽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

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

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

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

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

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

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

國爲效師古曰言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

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

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

刃之銳利也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

尉印漢使節法冠

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欲

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人之

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

衛青

師古曰發兵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

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入欲之耳晉灼曰欲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

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爲失火

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師古

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

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

呼言曰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

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

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

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



爲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

中尉曰臣受詔使

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

罷相

師古曰遺出去

計猶與未決

師古曰讀曰豫

與太子念所坐者

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

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愈欲休卽許

太子太子自刑不

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難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

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

搜也音山客反

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

師古曰索

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

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

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

皆類此

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

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

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

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真二百石

及秩比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

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縱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

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爲近幸之人

非吏人者○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以章安之罪

師古曰使天章明也

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

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

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

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

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衡相責故有嫌

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

爲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

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令其自服死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皆爲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與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

惡天子

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與謂獎勸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

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

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爲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

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

后聞之卽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

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也恒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

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

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

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

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

前漢書卷四十四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

無已時

御古曰已止也數見識譜無休止

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

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

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

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始食

○宋祁曰請上始或作強

書卽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

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

能迺佩之王卽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

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

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卽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

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

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

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

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爲

之言愛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衡山王卽上

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

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

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

上書卽吏捕羸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王聞之恐

其言國陰事卽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

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

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爲頭孝以爲陳喜雅數

與王計反師古曰數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

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所與謀反

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



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

師古曰就問之

王具以情實

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

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殺孝先自告反告

除其罪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

孝坐與王御婢姦

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

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

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

宋祁曰或作四

子寬

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

師古

曰諄亂也音希內反

又祠祭祀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

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

俗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信哉

俗強據奸爲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  
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  
同音之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仍師古曰各不終其  
充反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  
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粟  
音匹妙反

前漢書卷四十四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淮南厲王長傳命從者刑之○顧炎武曰刑之史記作剄之書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臣召南按從者史記孝文本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

數上書不遜順云云○臣召南按此文以下文帝令薄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

與宗正廷尉雜奏○按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

所不當得○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臣召南按卽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爲太僕至八年薨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云云○臣召南按



此傳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

外書甚衆○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賦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衡山王賜傳作兵車鍛矢○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

略定趙地

宋祁曰一作燕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

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

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

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

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

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雷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蓄音皆同

耳

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

扶目反○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

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

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

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

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用臣

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彼將曰何謂也

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

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

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

則

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

城固守

孟康曰嬰以城自繞

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師古曰金以喻

堅湯喻沸熱不可近

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驚於燕趙之郊

師古曰令衆皆見

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

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

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

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

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

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

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

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

生卽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

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



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

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

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

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

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

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

鱗雜襲齊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

反逢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今劉項

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

十萬眾距鞏維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

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

也勝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

也勝

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若人

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迫西山而不能

進三年於此矣

師古曰今已三年

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

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以臣料之

師古曰料

也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

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

披心腹墮肝膽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

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

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

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

西鄉爲百姓請命

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

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

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

師古曰深拱猶高拱

則天下君王相率



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

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

○宋祁曰一及爭張爨陳釋之事師古曰爨常山王

本無之字奉頭鼠竄以歸漢王藏竄○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

奉項嬰頭而漢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

竄逃歸於漢之南師古曰竄音呼各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

泚音祗又音丁計反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

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爨陳釋之事者故臣

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楊

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楊

漢王之不危足下凡八字功也伯踐致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

師古曰盡也音鞏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

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

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

曰說讀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

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

音子餘反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

曰言其計略奇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

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

曰安焉也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

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

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

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前漢書卷四十五列傳四十五華書局聚



闕卿相之位

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詹受二斛音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詹音都濫反或曰

詹者一人之所負擔也

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

師古曰與讀曰預蠶蠶也蠶毒也蠶

音丑界反蓋音呼各反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師古曰孟賁古

賁音勇力士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

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

師古曰此古語歟時之不可失願足

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

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

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

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

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

信反何也

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

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

張晏曰以天鹿喻帝位

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匆匆爭欲爲陛下所爲

顧力不能

師古曰顧念也

可殫誅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

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

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之不

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

敗二人醜之

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爲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

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

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

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

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

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

師古曰謝告辭也

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

曰安徐也

我今令而家追女矣

師古曰而亦汝

卽束緼請火於亡

肉家

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

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



治之

師古曰治謂燔反

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師古曰遽速也

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

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

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

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

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

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

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亮反雋肥肉也承長也言

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

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

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

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師古曰最上也久之淮南

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

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

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

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

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

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

畫計耳宋祁曰越本作下臣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

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

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

曰說讀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宋祁曰新本去也字皆得其理上之



舉錯遵古之道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

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

獋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獋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

我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卽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

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

宋○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

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

神力絕人如此

○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數

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

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

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淮南曰

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

得之亦猶漢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

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

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

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津曰祭祠

時唯尊長者以酒沃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

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

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

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陽父音甫奔走而還爲

越所禽死於丹徒

師古曰丹徒縣也

頭足異處身滅祀

絕爲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也

夫以吳衆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



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

一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

死雖不同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

等是死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

人漢將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今我令緩先要成

臯之口其章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

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

屬皆不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

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

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

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

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

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

言中閱已有也故謂此者乃謂闕也諸侯頗有失行

○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無應即還

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

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

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

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月

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

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

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西至於戲而兵

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

前漢書卷四十五列傳八一中華書局聚



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

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瀕古曰

海瀕謂綠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

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

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爲亂

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

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之種也徐福得平原

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

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

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佗知

叛秦相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讞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

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

之賦發閭左之戍

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

師古曰言不能相保

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

仰天叩心怨上

師古曰叩擊也

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

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

歲陳吳大呼

師古曰呼也呼音火故反

劉項並和天下嚮

應

師古曰和音胡臥反嚮讀曰響

所謂蹈瑕釁因素秦之亡時而動百

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

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

師古

曰汎普也蒸亦衆也汎音敷劍反

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

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

景嚮也

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



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御古曰過

也誤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

萬倍于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

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

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

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

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

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宋祁曰

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身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

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師古曰徼要也

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

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

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

書令徒人也

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

○宋祁曰耐解在高紀解耐

以赦

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

師古曰促又僞

日以赦令除謂

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其期日促

又僞

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晉灼曰百官表

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師古曰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宋祁曰越本無僞字今謝本郭本亦

無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如此則民怨諸侯懼

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師古曰儻

王曰此

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

已

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

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

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師古曰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充本名齊有

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



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

相乘○宋祁曰言當作意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

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

同產姊及至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燥妙反○宋

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

師古曰至後宮姦本至作王

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宋○

也○師古曰別本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

激怒聖朝師古曰讞字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

師古曰取

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享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

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

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

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漢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

犬臺宮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

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

冠字上嘗有衣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縠者為

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

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

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

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

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

裁也師古曰如冠禪纒步搖冠飛翾之纒度曰冠

蘇二說皆是也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纒也

臣瓚曰飛翾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

也纒音絲為之師古曰纒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師古曰魁大也岸者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

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



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

文穎曰令貴戚身待

於北軍也

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

○宋祁曰浙本名作召

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

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

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充出逢

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

師古曰武帝之姑卽陳皇后母也

充呵問之

公主曰有太后詔

○劉歆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

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

盡劾沒

入官

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

後充從上

師古曰

甘泉在北山故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音

山吏反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太子聞

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

亡素者

前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

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

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連及陽石

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

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

言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示從示者鬼神所

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

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也

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

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醱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

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

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

強服之

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

民轉相誣以

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



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

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

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獲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汝也迺復亂吾

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

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國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

### 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

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

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

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

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

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

服虔曰山開自成道

也張晏曰從石立

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

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

師古曰言邪人有此訟議

東平

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

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

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以將挹也

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誅主

讎取封侯之計也

○宋祁曰

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

師古



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

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

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

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

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

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

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

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

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

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

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不曉政事師古曰駸愚也

駸音五駸反諸曹以下僕慙不足數師古曰僕音步木反慙古速

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陛下誰與備

之如使狂夫嚙諱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嚙古叫字諱音火故反

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京

師雖有武蠶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

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

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雷之插羽者曰押至言在小

夫慳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爲師古曰憤心亂也耗目

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

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

以富國疆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漑

灌之利師古曰度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

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



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

病爲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廋

強盛蘇林曰應音款噫之噫晉灼曰音載寔其尾之

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字爲寔

以應服氏之音尤難真矣○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

有微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名擁十萬之衆東結單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康曰烏

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

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廋使者來上書曰所

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

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己校尉保惡都

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

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

所以爲不用兵革

其次伐交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閒謀

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

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

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

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

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

師古曰竟讀曰境

躬倚

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矚其言也音居絀反

臣爲國家計幾先謀

將然

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壞之

豫圖未形

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

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

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

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

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蒞於河鼓

師古曰蒞讀與事同

其法爲有

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

師古曰救整也行音下更

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厭音古一

反涉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

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

也示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

師古曰

曰說讀

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

師古曰傅著

略反治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

鄧展曰郡守諸侯相

車馳詣闕交臂

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

全之計往就危殆也

劉歆曰

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聽者之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師古曰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

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

之言

師古曰繆讀曰穆

以敗其師

師古曰敗於設

悔過自責疾誅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師古曰語在秦誓

名垂於後世唯陛下

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師古曰先入謂躬先

為此計入於帝耳

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

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

未聞將軍惻然深以

爲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

師古曰繕補也

器用鹽惡師古曰鹽不堅

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

孰當督之

師古曰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

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

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

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顛失之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

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



丞相御史奏躬擗過上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

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弄流

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設之策

師古曰詐設

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以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爲名

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張晏

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

師古

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

以桑東南指枝爲七

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上

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持七招指祝

盜

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

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

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

師古

目諱古呼字音火故反

宋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

師古

絕龍音古曰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

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

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

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

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

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

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將

安歸兮師古曰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

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增若浮姦動則

機兮師古曰機發疾風也音必叢棘棧

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盛貌音仕發忠忘身自

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

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

前漢書卷四十五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以致

完心結惰兮傷肝孟康曰結惰亂也虹蜺曜兮日微

張晏曰虹蜺言陰之氣而有照曜以孽杳冥兮未開

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之孽痛入天兮鳴譁冤際

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為自諭也誰語言無所告語

也語音牛助反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

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

字古吟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而生撫神龍兮

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

復生○宋祁曰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

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蒯通一說而

喪三雋應劭曰亨鄰食其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

敗田橫驕韓信也

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爲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

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爲王畫詐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

詩歌青蠅青蠅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

爲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

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桓

矣翬懼反譖之欒書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

隱公而殺之欒書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

鄂陵之戰郤至以爲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

之而滅三郤欒書因以反弑厲公○宋祁曰注文孫

周泚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

作孫怒而逐之奔齊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郈昭

叔孫病牛餓殺之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

於昭公昭公伐平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

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宰嚭譖胥夫差

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

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

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

前漢書卷四十五列傳

大一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怒賜之屬鏤之劍李園進妹春申斃  
張晏曰李園春

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

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

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

趙高敗斯二世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

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庠死  
李奇曰伊戾為太子

與楚客盟謀宋詐敵血加盟書以證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

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繇與由同

前漢書卷四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黼通傳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童子史記作庸夫又孟賁句上史記有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

伍被傳非直章邯揚熊也○按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

贊樂書構卻注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云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而與書卷四十五卷

天子與管轄於天子

與書卷四十五卷

長高

與書卷四十五卷

與書卷四十五卷

與書卷四十五卷

與書卷四十五卷

前漢書卷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

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師古曰若汝也何戚屬

對曰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

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

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

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

奮姊爲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卿因曰遺汝以姊爲美人

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舉無與比

張晏曰舉朝無此也師古曰舉皆也

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

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

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

徙奮爲諸

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

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也音巡於是景帝曰

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

奮爲萬石君

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號萬石君

孝

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

臣

師古曰豫朝請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

師古曰路

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爲敬也

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

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諛讓爲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

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

也師古曰申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

也此訢讀與問同謹唯謹師古曰唯以上時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

也執喪猶言持喪服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

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師古曰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

質重也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

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曰郎官五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

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

沐皆有休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竊問侍者

取親中幕廁踰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

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



衫為侯膾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廩

先禮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

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以是親而禮之

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歆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

責也日讓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

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迺謝罷慶師

令去日告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

而被報下也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

下音胡亞反

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今迺四不  
曰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

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

出師古曰爲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

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

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爲立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

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宋本七元鼎五年

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

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

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

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

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

卿更進用事也音工衡反

前漢書卷四十六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

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

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減宣二入

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

於邊以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豫與

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

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

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

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

間者河水滔陸

音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陸漫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郡

隄防勤勞弗能墜塞

師古曰墜填也音因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

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

州

字當禮蒿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志八神也於宣房

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濟

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問百年民所

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去者便居者

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

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爲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

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

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

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朕

方荅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是以

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此音類寐反守

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爲姦故下又言委

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

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

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

前漢書卷四十六列傳四中華書局聚



古曰如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劉

說是如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劉

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與讀搖蕩百姓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

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

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宋祁云動

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

此危難之事欲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

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

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

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爲丞相文深

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

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爲丞相時

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

謹無宅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

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

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

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

爲借問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爲景帝幸上林詔

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師古曰言何以

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

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

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



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讀曰

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

也師古曰施讀曰地地延也音弋鼓反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

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

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師古曰蒙謂覆蔽之

不與它將爭有功

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

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朱祁云

一本它作心

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

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

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

其外家親屬

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

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

師古曰劉舍

朝奏事如職所奏

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

然自初宦以至相終

無可言

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

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

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

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縮不申其寃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

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

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

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

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嘗於闕廷大朝見

謂朝廷見人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

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

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皮

前漢書卷四十六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

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

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景帝為太子

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重不泄人之陰謀

此疾時所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

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

絮清師古曰故為不絮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

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溺瀝其上○劉奉世曰

云越本作期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

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仁曰

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飲

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

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

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

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孟康曰敞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

悅讀曰敞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說劉向別錄

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

大經說者云刑刑名家各家也師古曰說劉向別錄

謂刑名者即并學劉敞曰予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

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敞爲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

反竟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者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



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偕之也言其愛人如此老篤請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

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

師古

曰與讀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

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石奮傳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注云云○顧炎武曰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臣召南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九卿更進用事○臣召南按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專倚丞相也

衛綰傳不孰何綰○按史記作不誰呵綰疑誰呵是誰何之譌

綰曰臣代戲車士○史記作臣從車士

直不疑傳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臣召南按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



俱不云名彭祖也

張歐傳張歐字叔注孟康曰歐音驅○按注音驅則各本作歐誤也又安邱侯說少子也史記作庶子也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